

龔定盦全集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龔定盦全集 上冊

仁和龔自珍璣人謨

文一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直隸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癸亥迄乙丑。再決南河。吏有食於星者曰。水緯且失度。水氣淫於東南。不三十年。水患不突。其食於農官者和之曰。其然。近年金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水之母也。母氣衰。子氣旺。吏食於市官者笑之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天下生齒庶原之出也不饒。故金之權日尊。權日尊。氣益威。神胡爲衰。客爲士者謝吏曰。子之義高義也。雖然。食誠絀而貨之不獨盈也。又久不覩伐金者乎。伐者化不覩挾金市海者乎。市海者潰有所潰。有所化。有所不反。夫又有所鬱也。今金行名尊而實耗。用博而氣鬱。耗者莫禁於下。鬱者莫言於上。皆守眉睫之間。而不見咫尺之外。失金之情者也。欲弗衰得乎。於是龔自珍聞之曰。如客之言。其潰者。其化者。當世事實也。其鬱者。非常世事實也。如吏之言。母衰子旺之測。則漢氏之詆言也。然而古之治金行。亦必有道矣。道如何曰。宮庫弗分。受其福。不受其權。然後察十等之有無而劑之氣。

按此篇一作箸議第一文亦互有增損附錄於左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小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婁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帑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自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聖天子怒。

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療也。越六年癸酉。堯豫役並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一作著 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一作平平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閭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廩無才工。衡無才商。抑抑字巷無才偷。市無才駟。藪澤無才盜。則非但跖君子也。抑小人甚跖。一無此 二句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一作而才士 孤根以升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僂之。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宜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慮心。能作爲。一作擔荷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者自度將見僂。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悻悻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悻且悻。且喟然啊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臯之倫。慙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悻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屨。寒於堅冰。未雨之烏。戚於漂搖。痹癆之疾。殆於癰疽。腐萎之華。慘於稿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譎士勇夫。一作不忍薄 才人智士而厚蒙驚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塾議第三

客問龔自珍曰。子之南也。奚所觀。曰。異哉。觀書獄者。獄如何。曰。古之書獄也。以獄。今之書獄也。不以獄。微獨南。郎

抄之獄。獄之峙皆同也。始狡不服皆同也。比其服皆同也。東西南北男女之口吻神態皆同也。獄者之家戶牖牀几罍物之位置皆同也。吾睹一或釋褐而得令視獄自書獄則府必駁之。府從則司必駁之。司從則部必駁之。視獄不書自獄。府雖駁司將從。司雖駁部將從。吾睹二視獄自書獄。書獄者之言將不同。曰司所學之不同。曰臣所聽之不同。曰臣所慮之不同。學異術心異藏也。或亢或孫。或簡或縟。或成文章語中律令。或不成文章語不中律令。曰臣所業於父兄之弗同。部有所攷以甄核。上有所察以甄核。下將是在是矣。今十八行省之挂仕籍者。語言文字畢同。吾睹三曰是有書之者。其人語科目京官來者曰京秩官未知外省事宜。宜聽我書則唯唯。語入貲來者曰女未知仕宦。宜聽我書又唯唯。語門蔭來者曰汝父兄且攝我又唯唯。尤力持以文學名以官曰女之學術文義皆不中當世用。尤宜聽我書又唯唯。今天下官之種類盡此數者。既盡驅而師之矣。強之乎曰不既甘之矣。吾睹四佐雜書小獄者必交於州縣。佐雜畏此人矣。州縣之書獄者必交於府州縣畏此人矣。府之書獄者必交於司道府畏此人矣。司道之書獄者必交於督撫。司道畏此人矣。督撫之上客必納交於部之吏。督撫畏此人矣。吾睹五其鄉之籍同亦有師。其教同亦有弟子。其尊師同其約齊號令同。十八行省皆有之。豺踞而鵠視蔓引而蠅萃。亦有愛憎恩仇。其相朋相攻聲音笑貌同。官去弗與遷也。吏滿弗與徙也。各行省又大抵同。吾睹六狎富久亦自富也。狎貴久亦自貴也。農夫織女之出於是其之宮室車馬衣服僕妾備。吾睹七七者之睹非憂非劇非醒非瘡非鞭非箠非符非契約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挾百執事而顛倒下上哀哉誰爲之而壹至此極哉。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治學）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

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家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家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目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未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蓬絜一作契。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孰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稷勸。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經一作九經三四一作九經。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園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一作其惑也。譬古以刺今。囂然異其過者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費。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勸豫）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墜。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敦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一作敝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艱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乙丙之際塾議第八一作第

聖清田賦。薄東南。民樂其田。請籍田數。蘇松太倉一道。名田一千七百萬畝。有奇。常鎮一道。名田一千二百萬畝。有奇。杭嘉湖一道。名田一千六百萬畝。有奇。大凡起江濱。盡浙以西。東際海。千里無曠土。闢草萊。墾土地。似是功臣。而孟軻氏以爲民賊。漢臣治水。必遺地讓水。乃後世言。烏有棄上腴。出租稅之士。以德魚鼈者乎。今之言水利者。譬盜賊大至。而始議塞竇。閭門也。與水利莫如殺水勢。殺水勢莫如復水道。今問水之故道。皆已爲田。問田之爲官爲私。則歷任州縣升科。以達於戶部矣。問徙此田如何。則非具疏請不可。大吏憚其入告。州縣惡其少漕。細民益盤踞而不肯見奪。夫可以悍然奪之。徙之不聽。則誅之。而民無亂辭。一作者必私田也。今田主爭於官曰。我之入賦自高。曾而然賦。且上上奪而徙之。兩不便。湖州七十二漚之亡。松江長泖斜泖之亡。咎坐此等。且夫沙可漲也。亦可落也。水變化爲泥塗。泥塗變化亦爲水。宜不徙之水。或徙之。自今江之壩海之陬。太湖之濱。汐潮之所。鼓菱葑之所。爛鳬雁之所。息設有一耦之民。圖眉睫之利。不顧衝要。宜勿見勿聞。有詞報及議升科者。曷之乘無事之年。刪無益之漕。徒無漕之衆。

乙丙之際熟議第九 一作第
二十五

聞之聰古子。聰古子聞之思古子。思古子聞之歸古子。居廊廟而不講揖讓。不如臥穹廬。衣文繡而不聞德音。不如服璽鍵。居民上正顏色而患不尊嚴。不如閉宮庭。有清廬閒館而不進元儒。不如闢牧藪。榮人之生而不錄人之死。不如合客兵。勞人祖父而不問其子孫。不如募客作載籍。情之府也。宮廟文之府也。學士大夫情與文之所鍾也。入人國。其士大夫多。則朝廷之文必備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則朝廷之情必深矣。豪傑入山澤。責人主之文也。勞人怨士之顛顛。缺人主之情也。故士氣申則朝廷益尊。士業世則祖宗益高。士詩書則民聽益美。其言如是。是善覘國哉。

乙丙之際熟議第十六

有匹婦

一作匹夫下同

之憂。有城市之憂。有人主之憂。匹婦之憂。貨重於食。城市之憂。食貨均。人主之憂。食重一作重於貨。

夫貨未或絀也。

一作未或毀也。

以家計。患其少。以城中計。尚患其多。何哉。孝者以奉親。弟者以事長。睦者以卹族。一作卹宗

族

一作任者以急。

朋友。俠者以無名。放者以無節。雖千萬不鈞。其在天地間。則鈞埋之土中。取之土中。投之水火。

取之水火。不出天地之間。人主者。會天地之間之大勢。居高四呼。博貨之原。則山川効之。膏貨之流。則官司鑰之。

重貨之權。則名與器視之。貨在宮中。鬼神守之。貨在朝野。吏民便之。其敵也。貝專車。不得一一作無字。匹麻有金一斛。

不糴芻粟。又其敵也。可夫手珠玉。道瑾抱黃金。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也。一作明主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于道瑾也。是故博食之原。膏食

之流。重食之權。總四海而憂之。不急一城之急。一市之急。矧乃急匹婦之急矣。一作急矣。食民者土也。食於土者民

也。凡民以有易無。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麥百穀。竹木漆陶鐵筐篁。一作無此二字。桑柘葛芋蔬韭木實藥草。牛驢馬豬羊

雞魚蒲葦鹽酒。筆梓。一作無此二字。使相當。其名田者賦於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銀百兩。十家之市。有錢十緡。三家五

家之堡。終身毋畜泉貨可也。畜泉貨。取其稍省。負荷百物者之力。便懷衽而已。不挈萬事之柄。行此三十年。富民

所慘惜。非貨焉。貧民所欲羨。怨歎。非貨焉。桀黠心計者。退而役南畝。而天下復奚擾擾。貧與富之名爲。請定後王式曰。泉式其質青銅。其輪周二寸半。其重入銖。銀之色理有常。其枚無常。其價贏縮有常。其品二等。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一作第

三代之立言也。各有世世其言。守其法。察天文。刻章部。儲厯編年。紀月書日。一無紀字史氏之世言也。規天矩地。匡兒言防狂僭。通蒙蔽。順陰陽。布時令。陳肅聖哲謀。教人主法天。公卿師保大臣之世言也。言殫言祥言天道。或諛或不羣。史之世言也。羣史之法。頗隸太史氏。不見述於孔氏。孔氏上承堯典。下因魯史。修春秋大書曰。食二十又六事。儲萬世之厯。不言凶災。日食爲凶災。執言之小雅之詩。人言之七十子後學者言之。漢之羣臣博士言之。詩人之指有警獻曲之義。本羣史之支流。又詩者諷刺談怪。連狎雜揉。旁寄高吟。未可爲敷正。七十子以後學者言。君后象日月。適見於天。日月爲食。漢臣之所昉也。漢臣采雅記古儀官書造周禮。又頗增益左氏傳。皆有伐鼓救天之文。衆儒譁咎時君。時君或自責。詔求直言。免三公。三公自免。大都君臣借天象傳古義。以交相儆也。厥意雖美。不得闌入孔氏家法。曰古之公卿師保大臣太史氏。不欲借天象儆人君歟。曰立言各有緒。立教各見統。立官各有方。毋相借矣。大臣者探本真。以奉君。過言有誅。矧旁飾。遽言故。慎毋借言矣。夫恆暘而旱。恆雨而潦。恆燠恆寒而疵癘。妨田功。妖人民。古無步之之術。雖有占諛塗傳之言。取虛象。無準的。無程期。箕子推本狂僭。孔子直書水旱目爲凶災。宜矣。人主不學無藝。能雖借言以愚其君。無所用。人主好學多藝。能必有能。自察天文。步厯造儀者矣。將詰其臣曰。誠可步也。非凶災。誠凶災也。不可以步。借言者何以對。將大坐誣與謗。於是又有恆暘而旱。恆雨而潦。恆燠恆寒而疵癘。當儆人君。人君反不忌。雖箕子所寒心。孔子所危言。反坐誣與謗。言可以不中法乎哉。言可以不中法乎哉。言或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說文。示字。謂日月星爲下垂之象形也。是日月星有吉凶。非洪範之暘雨。

寒風應之曰。日月星之見吉凶。殆爲日抱珥。月暈成環珞。星移徙。彗孛日五色。日月無精光。日月不交而食。謂之薄之類。羣史所識。有其占諡之書。今也亡之。古也有之。繫辭所稱。亦若是而已矣。而豈謂日月食之可推步者哉。自記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以水火盜賊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者。以鳥獸治大官。大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士。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予人國。或以爲祥。祥告於堂。不祥諱於牀。鬼發其藏。祥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之祥。聖者以饗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博矣夫。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夫以篲柄擊道旁土。僕僕然落。形如篲。訝之。明年入都。又旱。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物不受水。受亦卽竭。安得南邊懸泥邪。又三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士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士肌理直。故不宜水。硃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田夫野老。騶卒之所習孰。然學士大夫謝之以爲不屑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爲創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瞭。聖天子處九重之上。聞焉而畢識。敏焉而畢宣。則豈非。睿知天縱。而又宏加之以聖學者耶。元虞集明徐孺東汪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孺之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多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者定議。能當鉅疑。斯亦甚可疑之一也。箸諸簡以問之。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衆人對立。與衆人爲無盡。衆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衆人也者。

駢化而羣生。無獨始者。有倮人。已有毛人。有羽人。有角人。有肖翹人。毛人羽人角人肖翹人也。看人自所造。非聖造。非天地造。其匹也。雖不部居。倮人之不與毛角者匹。其是一作後政。非始政。後政也者。先小而後大。五人主爲政。什人主爲政。什什人主爲政。伯什人主爲政。人總至。至於萬。爲其大政。有衆人已。有日月。有日月。已有旦晝。日月旦晝。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聲。聲爲天。而天名立。聲爲地。而地名立。聲爲人。而人名立。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且上天。夕上天。天與人。且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政。欲有語於人。則有傳語之民。傳語之民。一作後名爲官。或以龍紀官。隸天之龍爲首。不鹹之水。龍次焉。鹹水之龍次焉。隸畜之龍次焉。或以雲紀官。隸上天之雲爲首。隸天之雲次焉。隸名山大川之雲。又次焉。或以鳥紀官。隸天之鳥爲首。隸畜之鳥次焉。龍鳥雲。天所部。非人所部。後政不道。使一人絕。天不通。民使一人絕。民不通。天不降之。上天不降之。上天所天。又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見。則不能以絕。一作比其久也。乃有大聖人出。天敬降之。龍乃以部至。鳥以部至。雲以部至。民昂首見之者。天之藉也。一有非衆人以爲天。大政之主。必敬天。名日月星爲神。名山川爲示。名天之人。亦曰神。天神人也。地示人也。人鬼人也。非人形。則非人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能紀。遠壽不能如初。傳紀之極。言壽卑矣。曰三萬歲。曰八萬千歲。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既有世已。於是乎有世法。民我性不齊。是智愚彊弱美醜之始。民我性能記。立彊記之法。是書之始。中方左行。東方左行。南方左行。東南方左行。東北方右行。西南方左行。西北方右行。北方右行。皆曰文。文之華曰字。字有三名。曰聲。曰形。曰義。民我性能測。立測之法。是數之始。數始於一。極於九。凡地之上。天之下。空者。一有字盡實之。必立九以求實。謂之算。算之大者。曰測日月星。曰測地日月星。地既可測。已字則立之。分限以紀人之居世者。名之曰歲。曰春夏秋冬。是厯之始。民我性能分辨。立分辨之法。有四名之曰。東西南北。以高爲北。庫爲南。南方日所出。北方日

所入以爲東。北方日所出。南方日所入。以爲西。是方位之始。民我性善病。蓋有蟲焉。以宅我身。則我身病。一作有七情六氣五

欲以戕五官則五官病

是病之始。於是別草木之性以殺蟲。一作以政治病是醫之始。裸人食毛羽人不知所始。食毛羽人亦病之始。

民我性能類。故以書書其所生。又書所生之生。是之謂姓。是譜牒世繫之始。一人生二子。則有長幼。則宗之始。有宗牒已。恐其亂。故部男女。是禁界女之始。佃有一作爲公侯伯。有土之君。姑民我性不齊。夫以裸人食毛羽人及男女不相部。名之爲惡矣。其不然者。名爲善矣。是名善惡之始。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有天下有大國。寶應出。福德聚。主天下。寶應不出。福德不聚。主大國。有天下者都中。一有原字有大國者都西北。大國之君有古紀有近紀。亦以福德爲差。夫始變古者顓頊也。有帝統。有王統。有霸統。帝統之盛。顓頊伊耆姚王統之盛。姁子姬霸統之盛。共工。鯀。劉。博。爾。吉。吉。特。氏。非帝王之法。地萬里。位百葉。統猶爲霸。帝有法。王有法。霸有法。皆異天。皆不相師。不相訾。不相消息。王統以儒墨進天下之言。霸統以法家進天下之言。霸之末失。以雜家進天下之言。以霸法勸帝王家。則誅以帝王法勸霸家。則誅。能知王霸之異天者曰大人。進退王霸之統者曰大人。大人之聰明神武而不殺。總其文辭者曰聖人。聖人者。不王不霸。而又異天。天異以制作。以制作自爲統。自霸天下之民以及凡民。姓必黃炎。惟太皞。黃炎共工爲有允孫。非古之凡民皆有允孫。古之世。語言出於一。以古語古。猶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後之世。語言出於二。以後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雖有大人。生於霸世。號令勿與其福祿弗與偕。觀其語言弗可用。號令與其福祿與偕。觀其語言卒弗可用。於是退而立大人之語言。明各家之統。慕聖人之文。固猶將生越而楚言也。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一作雪大恥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司命之鬼。或哲或僂。人鬼之所

不平。平卒於哲人之心。哲人之心。孤而足恃。故取^{一有}物之不平者恃之。或以妒正性命。醜忌嫉。曲忌直。父亦妒子。妻亦妒夫。或以改正性命。細攻大。貌攻物。窺攻成。側攻中。細攻大將以求大名。側攻中將以求中名。謂之舍天下之樂。求天下之不樂。君子有心刑大刑容。中刑絕細刑校。道莫高於能容。事莫慘於見容。大倨故色卑。大傲故辭卑。大忍^{一作大}不居。故所責於人卑。傷生之事異形而同神者二。一曰好勝。二曰好色。三曰學問。四曰憎怨。曰榮利。四句何以同。其原因也。五倫之事。天人互肇。人天迭爲始。知不死之說者。亦不恥欲壽命。欲壽命有三術。惜神。一生物。二離怨憎。三大兵大札。起於肉食。^{一作糧}大亡大哀。起於蕘簞大薄蝕。大崩竭。起於膠固。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一匏三變。一棗三變。一棗核亦三變。大人用萬物之數。或用其有。或用其空。或用其有名。或用其無名。或用其收。或用其弃。大人收者一而弃者九也。不以收易弃也。享弃之積也。忌人者謗^{一作說}。以所反奪所恃也。媚人者譽以所反。絕所慮也。靜女之動。其動失度。哀樂愛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晝夜相承。天之反也。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天用順教。聖人用逆教。逆猶往也。順猶來也。生民順也。報本始逆也。冬夏順也。冬不益之冰。爲之裘。夏不益之火。爲之葛。逆也。亂順也。治亂逆也。庖犧氏之易。逆數也。禮逆而情。肅樂逆而聲。靈是故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國君。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迺。域中之言有迺。有以天爲極。以命爲的。有不以天爲極。不以命爲的。域外之言。善不善報於而身。麻萬生死而身彌存。域中之言。死可以休矣。善不善報於而允孫。是故夫有尺土之氓。則立宗爲先。及其有天下。師彼農夫。謂將以傳福祿於後昆。嗚呼。既報之後身。又祿之身後。不亦勸乎。既報之於後身。又芟刈其身。後不亦傷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瞽而惟爲善之是堅。大人之所難言者。三大憂。不正言。

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憂無故比。患無故迺。仇無故誅。恨無故門。言無故家。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聖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辨。大人曰。天下方安小僞。小僞不可安。不如以大僞明於天下。言僞忠。禁僞教。德僞情。道僞聖。禮僞自然。域中之言。名實其大端。兵爲其幾。有名天下兵集之有辭矣。無實天下兵集之無患矣。有名無實是再受兵。有實無名是再卻兵。無名僞有名。恥無實僞有實。敗名實中不敗戰亦不勝。有名僞無名。霸敗果何喪。敗者不能言。霸果何獲。勝者不能言。非不能言。本無以言。故曰萬物不自立。有說什之一無說什之九。無說什之一。始有說卒。無說什之九。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詐賊狠忌。非固有。或誠恥之。萬人恥其名矣。或誠爭之。萬人爭其委矣。或誠嗜之。萬人嗜其兒矣。或誠守之。萬人守其蹊矣。女子十五。避男子於園。離惡也。女子七歲。避男子於路。非惡也。惡之謂之有說。非惡而惡之。謂之卒。無說。萬物名相對者。執相待。分相職。意相注。神相耗。景相藏。執不相待。分不相職。意不相注。神不相耗。影不相藏。將相對之名不成。萬事皆不立。萬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執。萬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相倚相譬也。故有煩惑狂亂。有煩惑狂亂也。故有聖智。大人之聽衆人也。耳擊之也。曰皆然。目擊之也。曰無所否。何謂無所否。衆人之名亦與名。衆人之守亦與守。衆人之爭亦與爭。麟鳳能游宵翹之族。而與蟻蠅辨。或覲爲細也。或覲爲巨也。或覲爲神怪也。同則是異。異則是同。同則是異。異則是。是則是非。則是乖。則是合。則是渾。而大圓其精情。一作如不完其兒。如不全。不名。一不守。一不爭。一衆人之情。恆完。兒恆全。名一守。一爭。一曰盡之矣。有所蔽。故有所樂。多所蔽。故多所樂。弗驚也。弗疑也。弗慕也。何樂之有。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盛德有福者。憂患避弗及。智慧廢弗用。名之曰頑。頑以完其初。死必上躋矣。盛德無福者。憂患入之。智慧出之名之曰勞。勞以不完其初。死必旁落矣。神矣。夫父母物之民。智慧之所出。憂患之所入。入亦無算數。出亦無算數。入亦無比。迺出亦無比。迺雖則用智。慘然而哀。雖則用慧。慘然而哀。或則抱憂

而食患。不忍用智慧焉而哀。或則介憂而胃患。不一無忍用智慧焉而哀。其生也。名曰哀民。字曰難測。其死也。名曰最上。字曰無上。智慧之積。無上者之體。哀慘之積。無上者之用。體常靜。用常動。神矣夫。父母物之民。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

萬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是故名之於其合離。謂之生死。名之於其生死。謂之人鬼。名之於其聚散。謂之物變。名之於其虛實。謂之形神。名之於其久暫。謂之客主。名之於其客主。謂之魂魄。名之於其淳濁靈蠢。壽否樂否。謂之升降。名之於其升降。謂之勸戒。名之於其勸戒。取舍。謂之語言文字。雖然。害爲本。害爲歸。曰以天爲本。以天爲歸。有一無雖然以下五句而天有上天五字。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其一有未字。生也自在。上天。其死也反在一作上天。其生也教。凡民必俾天歸其所。本反其所歸。於此聚散。於此合離。於此客主升降。於此取舍勸戒。於此語言文字。大本本天。大歸歸天。一無歸其所天本以下九句。天故爲羣言極。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

羣言之名我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以不名。羣言之名物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曰我。域中之極言曰神。乃曰立元神。乃曰元神返而已矣。元神得養而已矣。去非元神而已矣。域外之言曰返之去之。不如因之。不如從而尊之。因之無所祛而已矣。尊之無所加而已矣。因之有差。尊之有差。名之有差。名之以不名。亦有差。域中之所名。無能以差。蠢也者。靈亦藉力者也。暫也者。常所藉力者也。逆旅也者。主人所藉力者也。生亦多矣。大人恃者此生。身亦多矣。大人恃者此身。恃焉爾欲其留也。留焉爾欲其有爲也。有爲焉爾不欲以更多也。是之謂大人之志。

五經大義終始論

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茲乎。文學言游之徒。其語門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誠知聖

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間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民事終。天事始。鬼神假福。禋應聖蹟。備若庖犧堯舜禹稷契。皇陶公劉箕子文王周公是也。謹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爲大。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屯蒙而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者祭禮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盈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殆其天歟。乃率其醢取其舋以報於天。蓋仰而欲天之降之也。再相與謀曰。父與母與。曷爲不與我共飲食與。則弗之見矣。於是號其醢取其舋以報聖之人。蓋每食四望而欲其降之也。若其教之降首屈股下上手與其下上手之數以差由中古作。故曰。觀百禮之聚。觀人情之始也。故祭繼飲食。夫禮據亂而作。故有據亂之祭。有治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聖人曰。我主天而衆之祭始息。聖人曰。我不敢僭天而衆之祭不敢先一人。聖人自爲謀曰。孰使予大川盈大陸平。大物脩成而小物毛烹。於是乎食人鬼之始播種以配上天。食人鬼之始平道塗以配於下地。食人鬼之聰明仁聖者於宮。後王曰。社稷舊宗以恩父爲綱矣。故恩及王父。王父以上統曰祖。其所居曰廣。其在禮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禮之大成也。此言有異乎土鼓之祭。其實升平也。其在公劉之四章曰。蹇蹇濟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是時餼糧完具。始立國而祭也。又曰。君之宗之。惟祭乃立宗。非祭則宗不顯明。是故公劉教民祭而豳國之民無不尊其宗者。後其支者。大宗無不收羣宗者。謹求之春秋。必稱元年。季者禾也。無禾則不年。一年之事視乎禾。洪範稱祀者何。禾孰而當祀。祀四時而徧。則一年矣。元年者從食以爲紀。元祀者從祭以爲紀。其在周公報成王曰。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周所以始立國也。微子數商王辛之

罪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上世方亂。猶祀。矧商階升平之資乎。言辛所以災也。度名山川。升崇岡。察百泉。度明以爲向。度幽以爲蔽。搏土而爲陶。鑿山而爲礪。以立城郭。倉廩宮室。高者名曰堂。下者名曰室。以衛鬼神。屏男女。伐山之木以爲之。羣材其百器。以寓句股。以求九數。其在於詩。既景乃岡。以測知北極之高。下父曰。夾其皇澗。迺其過澗。以順水性。則司空之始也。此其與百姓慮安者也。若其與百姓慮不安者。所以安安也。曰。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不後長。支不後宗。筋力者暴羸。於是乎折菴析木而撻之。則司寇之始也。而聲聞乎東西。而聲聞乎北南。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後長。歟。支後宗。歟。筋力者毋暴羸。歟。皆必赴司寇而理焉。理之而無不威。故曰。鞭蠻夷。撻六合也。謹求之書。臯陶爲士其職也。後王謂之兵。兵也者。刑之細也。士也者。理也。有虞氏之兵也。其在洪範。八政有司寇。後王有司馬。司馬。司寇之細也。聖者曰。吾視聽天地。過高山。大川。朝天下之衆。督其耳目。心思辨佞之雄長。而戶徵其辭。使我不得獨爲神聖。必自此語言始矣。爰是命士也。命師也。命儒也。聖者至高。嚴曷爲習揖讓之容。虛賓師之館。北面清酒。推天之福祿與偕。使吾世世雄子孫。必變化恭敬溫文。以大寵之。豈懼其武勇之足以敏吾祭哉。誠欲以一天下之語言也。儒者出而語民曰。非特珪璧也。其積者齋栗也。而人莫不歡心。以助吾祭矣。不然。邊鄙之祭。夫豈無私玉。儒者又出而語民曰。非特干戈也。其積者和也。而人莫不出私力。以扞其圉。不然。南畝之勇夫。夫豈無私兵。謹求之禮。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心徧知天下良士之數。既知其數。又知其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所在。蓋士之任師儒者。令聞之樞也。令聞饗帝之具也。其在記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夫名士去國而王名微。王名微而王道薄。故曰。殺胎破卵。則鳳皇不翔。掠膚取憤。則麒麟不至。其在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良士國之金玉異物也。草木厭之。而况金玉乎。魚鼈槁之。而况蛟龍乎。誠苦之也。名士之有文章。望國氣者。見其爛然而光於天。求之雅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其推天人之際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野有相慕用之朋友。而可薦。

於神明也。其衰也。賢人散於外。而公侯貴人之家。猶爭賓客於酒食。其大衰也。豪杰出。陰聘天下之名士。而王運去矣。謹又求之洪範八政。七曰賓。八曰師。賓師得而彝倫敘也。何以曰敘也。古之賓師。必有山川之容。有其容矣。又有其潤。有其潤矣。又有其材。王者之與賓師處。聞牛馬之音。猶聽金玉也。親塵土之臭。猶茹椒蘭也。其在記曰。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矣。其在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夫食貨具。則有馮矣。官師備。則有翼矣。祭祀受福。則有孝矣。賓師親。則有德矣。誠約彝倫之極。完神人之慶也。聖者曰。吾非多制以好勞也。多文以爲辯也。無政之曰闕。政不中之曰不敘。闕且不敘。中國必有不安者矣。夫如是。是枕嵩華而身姪曠土之原也。觀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則是存三統。內夷狄。讎二名之世。與三統已存。四夷已進。讎僅二名。大瑞將致。則和樂可興。而太平之祭作也。是故有禘。推五行得感生之天。主天帝而以人鬼配之。有宗祀。祠天帝於宮。而以父配之。練而齋。齋而盟。盟而祭。其在易。觀盟而不薦。有孚容若。禘之盛也。其在詩。瓊彼玉瓚。黃流其中。宗祀之盛也。文祖明堂以燔之名。郊宗石室以建之主。兼禮備樂以存之。統升珪璫。璧以崇之。文九州四海以象之。宮重植。祀也有封。祀求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其在禮。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封禪之盛也。合此三者。在春秋說曰。以美陽芬香告於天。猶告盛也。有宮中祠。昔在黃帝集萬靈於明庭。萬靈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禮亦曰太一。在易曰太極。昔在成王。襲祖考之勤勞。有周公以代制作。法宜得爲太平世。謹求之書。有曰。予冲子。夙夜恭祀。恭祀宮中。祠之盛也。其在後王。服玉而延年。宵中而禮。馮几而候神。則動過其物也。然亦罔有咎於天。使天下之老者。自視如壯者。使天下之壯者。自視如幼者。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春如三春秋。晝如九夏。夕如九冬。故國暇而能修民。民暇而性命治。聖人之以能有名號者。有四象焉。曰暇曰順曰雍曰嘉。其在詩。將欲以美公劉之功。而總其意曰。既順乃宣。而無永歎。其在禮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又曰。達於順。又曰。順之實。禮之終。猶詩之始也。求之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其在詩曰。有來雍雍。言雍在下也。雍雍在宮。言雍在